

别害怕那个偷记忆的男孩，他会还给你很多的爱

# 偷记忆的男孩

〔美〕布莱斯·摩尔 著 潘艳梅 译

THE MEMORY  
THIEF

奖项：2011 年度图书奖

# 偷记忆的男孩

[美] 布莱斯·摩尔 著 潘艳梅 译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记忆的男孩 / (美) 布莱斯·摩尔著; 潘艳梅译. —  
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7  
ISBN 978-7-5500-2749-7

I . ①偷… II . ①布… ②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656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062

The Memory Thief by Bryce Moore.

Copyright © 2016 by Bryce Moore.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, Inc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o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偷记忆的男孩

TOU JIYI DE NANHAI

〔美〕布莱斯·摩尔 著 潘艳梅 译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王瑜
责任编辑	刘云
特约策划	王俊艳
特约编辑	王俊艳
封面设计	林丽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Mr 圆珠笔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7.125
字 数	195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749-7
定 价	42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34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你从哪里来？你到哪里去？你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？你为什么不早些回家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今天要回来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今天要回家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今天要回家？

\* \* \* \* \*

致托马斯，爸爸最好的儿子。

\* \* \* \* \*

## 第一章 集市

我爸妈又在吵架了。

而且不是在家里。在家里吵架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在外边的公共场合，他们总会努力装出一副万事皆好的模样。幸福的老妈、幸福的老爸、幸福的孩子。他们会等到前门关上后再开吵，除非事情已经到了非吵不可的地步。

在城市中央集市上的公共场合吵架？

真是糟糕透顶。

我瞪着摆满洋葱和土豆的架子，双手伸进自己的口袋，耸着肩膀。陈列厅沿露天市场的一侧延伸，有上百码那么长，一楼尽是隔间和架子，摆满了缅因州亚当斯城最好的时蔬：辣椒、莳萝、胡萝卜！唉。

九月的黄昏，室外清新舒爽，大厅里头却又闷又热。我的双胞胎姐姐凯莉站在我旁边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视频游戏。我

要不是把自己的游戏机忘在了家里，这会儿肯定在跟她一起玩了。凯莉跟我不太像，我们是异卵双胞胎，不是同卵。所以，我长着黑棕色的头发，总剪得短短的，凯莉则有着长长的黑色鬈发，松松地扎成马尾。我的鼻子比她大，但她比我高两英寸，顶多两英寸半。

一对年龄较大的夫妇从我们旁边走了过去，任由我爸妈在那里争吵。古老的地板每走一步就“咯吱”一声响。

“别跟我说那些了，福特。”妈妈的话并非歇斯底里的喊叫，而是受挫时绷得很紧的嘘声，喊出来恐怕还好一些，“我一整天都在工作，忙着把东西——”

“工作，”老爸用同样的语调喊了回去，“得了吧，若伊。我要能有你那样的工作，死也值了。孩子们上学去后，你不就是待在家里吗？你甚至连——”

这场争吵并不是因为妈妈做家庭主妇这事引起的，但最终总会引向那里。我努力不去理会这种口角之争，集中心思去数今年威尔顿农庄拿出了多少种不同的罐装水果。

凯莉抬头瞥了一眼，审时度势后，用脑袋往二楼示意了一下，“上楼去吗？”她用唇语跟我说。

我看着自己父母，点了点头。我们真不该到这儿来。几个人从旁边走了过去，很不自在地看了他们几眼，我脸红了，因为尴尬。

凯莉和我假装对大厅里的一些插花装饰感兴趣，侧步走到了一边，等爸妈走远后，我俩一起朝二楼的工艺品展厅而去。各种手工

制品都可以拿到这里来参加比赛。优胜者可以获得彩色丝带和几美金。四五年前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激动人心，现在我们都十二岁了，一点也不觉得刺激了，不过妈妈还是会让我们参加。

此刻，因为“爸妈不在这里争吵”，我觉得这地方像天堂一样美好。

我留意了一下其他孩子，以免碰到不想见的同学，你得提防这种情况。还好，没发现危险。

二楼跟一楼是一样的：两排长长的陈列区贯穿整栋建筑，只不过墙上摆的是照片和图画，而非楼下的花朵和蔬菜。大厅中央有陈列箱，摆满了手工制品，从果冻到裙子都有。这里的空气更加沉闷，地板同样发出很大的咯吱声。

“你觉得你的作品获奖没有？”凯莉说着，目光离开游戏机，抬起头来看看，确保不要撞上任何人。

我耸了耸肩，“年龄越大，就越难获胜了。”

她不再玩游戏，看着我说：“你总抱怨雕刻有多难，如果你每抱怨一次就练习一番，恐怕每年都能得第一。”

我走向手工区，只见玻璃陈列柜里头，我雕的马歪到了一边。我想伸手进去把它摆正。放的时候往右边偏一点，就可以保持平衡了。交作品的时候，我说明了的，不过他们显然没搞明白。

旁边有只雕刻后上了色的潜鸟，上面放了根蓝色丝带。工匠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了极致，连羽毛的纹理都注意到了。

我的马上没有丝带。

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握住一把随身小折刀，那是四年前的圣诞节赢得的。红色的刀鞘光滑清凉，刀片和其他附带的小工具摸上去崎岖不平，但很亲切。我曾四次用这把刀子雕出了某种东西，总以为能斩获丝带的。如果从右侧看，这匹马是非常得体的，只是有一条腿的长度不太对劲。当时雕蹄子的细节时，我的手打滑了。经验告诉我，没必要去打磨其他腿，弄得一样长。因为以前我就那样搞过，结果马没雕成，倒雕成了一条大肥狗。

真是太难了，虽然我读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图书。可能因为我总害怕切到自己吧，所以用刀时太过于小心谨慎，终究没办法运用自如。真希望花点钱就能把“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木雕师”下载到脑子里。

凯莉把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。“没关系，”她说，“反正明年还可以参加。不像妈妈让我绣的十字绣玫瑰，怎么也弄不好，最后搞得像坏掉的吉露果子冻模型图。”她不玩游戏了。爸妈争吵的地方在楼下，她不需要再借游戏来把周围的事阻隔开了。

“我觉得你们俩是双胞胎，不是男女朋友。”一个声音从身后不远处传来，带着点窃笑。

三个同校的家伙从大厅中央排成一排展览的被子后头钻了出来。马特·琼斯、麦克·史汀生和山姆·海德。我们学校的常驻魔王。我把这个地方来回瞥了一眼，没有别的人了，没有任何一

个年长的人在浏览这些织物。我想赶紧脱身，凯莉却仍旧把胳膊搭在我肩上，还搂得更紧了。“这叫亲情，”她说，“你们这些家伙恐怕听都没听过吧。”

“凯莉。”我局促不安，低声说。

“凯莉。”山姆学我说道。那家伙有鹦鹉学舌的能力，可就是学得不伦不类的。

凯莉从我肩膀上放下胳膊，手握成拳头就要往前走。我往后拉她，她站住了，一脸的愤怒：“你有那么一块岩石吗，山姆，受伤时可以爬过去，躲在下方舔伤口？”

山姆脸上的笑僵住了，他没想到凯莉会在他几个朋友面前这样羞辱他，平时都是他取笑别人啊。我姐姐一直是个实干家，遇到挑战从不退缩，她总告诉我说，我应该更强硬一点才行。

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山姆问。

凯莉正要回答，我用胳膊肘碰了碰她。“好了，”我说，“别纠缠我们了行不行？”

麦克插话道：“不行，除非她道歉。”就好像今天他是山姆的老大似的。

凯莉皱了皱眉，“为啥道歉？”

“因为冒犯。”马特不甘落在麦克之后，也插话了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冒犯吗？”凯莉说着，挣脱我的胳膊，“让我来——”

一个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：“本杰明·克莱夫，凯莉·乔伊·刘易斯。”

爸妈找到我们了。他们刚才可能还在吵架，但如果让他们发了狂，他们通常就找到了共同点，一致来惩罚我们了。他们双手叉腰，站在孩子们的艺术竞赛展品前方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山姆和他的朋友们散开了。我的声音里有种尖锐的语调，其实我是在为这场对峙而烦乱，也为我的父母生气，这种情绪该让他们知道。

妈妈的嘴唇抿成了薄薄的一条线，“谁说你们可以自己到上面来的？”

“你们俩忙着你吼我我吼你的，才会忽略了我们，”我说，“不要因为心虚，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。”

老爸用一个手指指了指我，“别那样对你妈妈说话。”  
如果是平时，我会让步的，但今天不会。整个下午的情绪——享受集市乐趣的期待，发现爸妈吵了起来，又成了“那种”夜晚时的失望，还有他们在公共场合争吵引起的尴尬，所有这一切顷刻间让我爆发了。

“是吗，爸爸？你的意思是只有你能对她吼？我本来以为我们是来游乐场这边玩的，不是来谈论钱和工作的。你们俩真是太可恶了。”

应该有更好的词来形容的，但我一旦发起怒来，就词不达意了。

爸爸气得脸都红了，妈妈面色苍白。

“走吧，”凯莉低声说，“我来处理。”

走？走哪儿去？但我一心只想远离这场是非，远离苦恼。凯莉会让他们平静下来的，也许吧，我感觉很糟糕。我跟爸妈一样，毁了凯莉的夜晚。平日里我们俩都是组成双人团队解决问题的。我转过身，大跨步越过大厅，朝远处的出口走去，夕阳用明亮的光线勾勒出了大门的轮廓。

“本杰明！”爸爸喊道。

我继续往前走。

“本！”是妈妈的声音。

他们若真的想让我停下来，会赶上来阻止我的，但是他们没有。

我出了大门，走下了摇摇晃晃的楼梯，然后往身后看了一眼。

没人追上来，他们就这样让我走了？我朝四周看去，到处是拥挤的人群，商品打折的夜晚通常都是一样。老年人挺着大肚子，女人边走边打电话，高中生手牵着手，卿卿我我的。他们全都是陌生人。利文斯顿是一个小镇，我总觉得好像所有人我都认识，只有在集市周围四处一走，才发现并非如此。

我再度回头看着展厅，希望爸爸或妈妈还在那里瞪着我。但门口空空荡荡的。我可以走回去，跟他们说声对不起，然后设法挽救这个糟糕的夜晚。但是，如果抗争完了就立马妥协，那抗争还有什么意义？

就让爸妈担心去吧，总比相互生气好。而且，周围到处是人，我也碰不上什么糟糕的事情吧？我钻进了人群。

开始时，一切都顺利。我自己攒了点钱，油炸圈饼和烤肉的味道让我忍不住想买点东西。很快，我就把炸薯条、刨冰和面团子都买了。随后，我去枫糖小屋转了一圈，花掉最后几元钱，买了枫糖棉花糖。我脑子里有个大概的计划，打算就这么耗着时间，等七点钟的碰碰车大赛开始。那是成人碰碰车赛，人们开着车头碰头撞过去。两年前，一辆碰碰车直直地朝另一辆开过去，然后顶朝下翻倒了，我热切希望这种表演可以再来一次。

等碰碰车大赛结束，我就该开始找爸妈和凯莉了。

我的计划在铁匠铺那里泡汤了。我看着铁匠不断往铁上捶打，脸红红的，汗涔涔的。在他的重击之下，铁块慢慢地变弯了。那声音就好像有人在连续击打一个无声的铃铛。我看不出他要做的是什么物件，就在这时，有人从身后用力撞了我一下。

是山姆，还有他的同伙。

我朝肩膀后头瞥了一眼，确认是他们后，快速跑进了铁匠铺旁边的展厅。跟山姆一对一打我还可能赢，但他还带了两个暴徒，算了吧。

这场追逐简直是史诗级的。我们奋力奔跑，越过了旋转球和呕吐彗星<sup>①</sup>，穿过牛栏和鸟笼，在人和动物中间迂回穿行。如果是全

① 旋转球和呕吐彗星都是游乐场的娱乐设施。

速冲刺比赛，我很可能有麻烦了。因为山姆、麦克和马特都喜欢运动，而我根本不锻炼。不过这不光是一场比赛，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

而我很擅长躲藏。

人群中，我瞥见了爸妈，当时我正弯着腰，屏住呼吸藏在香肠屋旁的一张野餐桌下方。爸妈不再吵架了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担忧。凯莉跟在他们身后，玩着自己的游戏。我本以为她注意不到我，没想到她正好抬起头，瞥见了我，朝我吐了吐舌头。她玩游戏的时候，人们以为她会沉浸其中，但其实并不是。

我把手指放到嘴唇上，摇了摇头。爸妈只要不把精力放在相互憎恨上，过一会儿就能忘了他们之间的不和。况且山姆和他的同伙还没有抓到我。相比爸妈找到我后肯定会发生的事情，我更愿意选择可能濒临的厄运，毕竟只是可能而已。凯莉点点头，然后抬头看着爸妈，指了指相反的方向。双胞胎真是心有灵犀。

麦克找到了我藏身的地方，我只得冲了出来，从一些游乐设施后方抄近路跑开了。那条路到处是电缆，我有两次差点被绊倒，耳朵里能听到脉搏跳动的声音，呼吸越来越不畅快，但幸好逃脱了。成年人要么不理会我们，要么朝我们大声喊叫。游乐场里多是些兴奋过头的孩子。

我本该在人群里甩掉那几个恶霸的，但他们就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狼，紧追不舍，集市真是太好了。

他们追得很近了，逼着我朝露天运动场逃去。运动场就在集市的一角，那边的景致很不一样：店铺更多了，破旧的货摊上兜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从T恤到宗教物事都有，冲到那边躲起来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我一开始选择躲藏的那个货摊，各种你能想到的杂货，只要是用皮制的，都能在那里找到——我刚弯身藏进桌子下方，摊主就朝我叫喊起来。马特听到了这番骚动，大声喊他的同伙。我从货摊后边跑出来，绕向另一个看似较友好的地方，那里有个女人正售卖软糖。但是，我从她的展示台钻出来，重重地撞到桌子，弄得软糖架摇摆不定时，那几个人差不多已经追到我头顶上方了，带头的是山姆。

我朝露天运动场飞奔而去，希望可以把他们甩在人群里，人们正聚拢来看碰碰车大赛。夜晚的空气凉飕飕的，但我脸上汗如雨下。离运动场只有二十五码那么远，可我跑到半路时，看到马特已经率先等在那边了。

我还能往哪儿逃呢？

靠近运动场的地方，孤零零地立着一个马戏团的帐篷，不是很大，更像一个马戏团帐篷模型。帐篷各边有绿色、紫色和白色的条纹布垂下来，前方突出的位置也悬挂着同样的织物，还有几盏圆形的纸灯笼，投射出橘色的光芒。我以前没在集市上看到过这东西。要是我跑到帐篷那边，他们也会跟过去，我就被挤到了角落里。但就在这时，我脑海中出现了非常野蛮的想法：可以用我的折刀把帐

篷切开，然后摆脱他们的追捕，或者把帐篷击倒，然后趁乱逃走。在卡通片里，那种方式总能奏效。

否则，我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

我奔过去时，注意到前方有个招牌，我冲向悬挂的织物，把遮盖入口的布条扯到两边，闯了进去。

## 第二章 路易斯

帐篷里烛火通明，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小些。廉价的熏香溢满了整个屋子，像是松树的香味裹挟着臭袜子的味道，还有股体臭味。体臭味应该是躺在帐篷中央桌子上的老人发出来的。

如果不是轻微的鼻息声和嘴巴里流出的口水，我肯定以为他已经死了。他穿着臃肿的套装，使得那精瘦的身体就好像一只乌龟，随时准备缩回到壳里。一顶彩格呢高尔夫帽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。

山姆闯了进来，门帘晃动，惊扰了帐篷里的平静。他差点就撞到我身上。山姆看了一眼那个老者，然后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膀。

“你，”他低声说，“给我出去。马上。”

“不。”我用正常的嗓音回道。

他重重地打在我的肩膀上，疼痛瞬间就席卷了我的整条胳膊。

“噢！”我喊道。那个老者怎么这么聋？盼着他醒过来救我不是一种奢望？

这一次，我很走运，他真的坐起来了。

“有客人！”他喊道。

山姆和我都吃了一惊，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老者瞪着我们两个人，“山姆，你正打算走呢，是不是？把门外边那几个小混混也一起弄走吧。我想跟本杰明谈谈。”

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老者，但他知道我的名字！山姆转身离开了，一脸的茫然，就好像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这里。

老者仍旧盯着我看，他的眼睛相对于脸来说，似乎太大了点，而且，他比我一开始想象的要虚弱，牙齿黄了，眼睛也不亮。“欢迎到我的帐篷里来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试图站起来，但只起来了一半，就再没有力气了。

“嘿，”我说，“刚才……”我朝身后的门帘瞥了一眼。

“我怎么帮你呢，本？”老者问道。

我皱了皱眉，“我认识你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，“不过我认识你，保证比你自己认识得还要清楚。我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叫路易斯，了不起的记忆大师。”他的手炫耀似的挥动了一下。“请坐，”他说。

“哦，”我说着，拿过桌子前头的椅子，感觉自己在校长办公室。我的脉搏跳得不那么剧烈了，呼吸也缓慢了下来。帐篷外头，扩音器传出播报声，让所有人知道碰碰车大赛即将在三十分钟后开始。“谢谢，我是……呃……本，本杰明。”不过他明明已经知